



艰难的春天

瓦·奥维奇金著

杨永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

馬尔登諾夫，納杰日金斯克拖拉機站站長多爾古赫，蘇維埃政權集體農莊主席奧漂金和區執委會的新主席米丁，在二月底開過省委會全體會議之後，從克一斯克坐車回到特羅伊茨克去。

馬尔登諾夫把前座讓給了胖子奧漂金，不然的話，“勝利”牌小汽車的后座，是擠不下多爾古赫、奧漂金和同樣高大肥胖的米丁這三個人的。他們在冒險行駛：有時車子陷入溝里，有時在全速行駛中要突然掉轉車頭，有時還得把汽車推上山坡。密集的大雨一路上打着擋風玻璃。

對於中部地帶來說，這是一個罕見的、奇特的冬季。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里，天氣非常冷，下了很多雪。可是從正月起，却幾乎每天都下雨，仿佛象夏天的暴風雨似的，濃雲密布，大雨如注。除夕夜里甚至還有過一場大雷雨。農民們都為冬季農作物耽心。雨水加上嚴寒，使田里的雪變成了很厚的一層

冰，农作物在冰底下奄奄待毙。

他们是下午两点钟出城的，到了傍晚还没有走完一半路。司机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很早就开了车灯。他紧张得脸上冒出了小汗珠，因此摘掉帽子，不断用棉袄袖子擦脑门儿。雨水和从洼地中没有融化的雪里冒起来的雾气，使得路途看不清楚。每当汽车开过水洼的时候，保险杠前面就泥濘四溅，车尾也时常滑到淹在水中的看不见的斜坡里。到了夜里还得开着车灯，在冰上和水里行驶六十来公里。前面是阿纳斯塔西耶夫卡附近的道尔基—雅尔，这是使得司机特别耽心的危险地带，那里的公路就在陡峭悬崖的山坡上。

“要是库金采沃那里的桥没坏的话，就可以从那儿绕过去了，”华西里·伊凡诺维奇用帽子擦着车窗上的水汽，嘟囔着说，“也许已经修好啦。可是咱们在这儿可怎么上山去呢？”

“推上去，”马尔登诺夫没精打采地回答。

“那可要推得很远呐！足足有一公里！……”

老资格的集体农庄主席，都有利用开会和上路时每一空闲时间打个盹的习惯，现在奥漂金正把头仰在座位靠背上打瞌睡。多尔古申在对米丁讲他在莫斯科的生活情况，回忆着他曾经工作过的黑色冶金部和总管理局。马尔登诺夫一声不响，扭过头去望着窗外，在被车灯侧面折光划破的窗外黑暗里，偶尔映现出旧打谷场上的干草堆，偶尔又映现出叉路口上的一根孤零零的木柱子，柱子上钉着一个指点到邻村去的箭头……说不定白天有人把牲口赶过这里，而且有只母牛在木柱子上蹭了蹭痒，于是现在箭头已经指着完全不同的方向了吧？如果相信它，朝它指的方向开去，那可能就不会很快地到

达有人居住的地方，在寂寞的夜行之后，到那里的温暖农舍里休息休息，喝喝茶，躺在长凳上伸伸懒腰、舒展舒展疲劳的腿了……

馬尔登諾夫想起了昨天和省委书记的談話，那是一次不很愉快的、对他具有申斥意味的談話。

克雷洛夫还是在十二月里到他們这里来的，他跟馬尔登諾夫在区里走过一遍之后，建議馬尔登諾夫从新年开始，在集体农庄里实行按月預付庄員現金的制度。馬尔登諾夫认为这是件好事，答应省委书记把他的建議跟集体农庄主席們討論討論，但是他本人并不太起勁，因此結果只是在三个集体农庄里实行了預付現金的制度。当时馬尔登諾夫甚至认为省委书记有点冒进，醉心于目前还不够现实的东西。馬尔登諾夫认为按月預付現金的制度，只好在那些有稳定收入的、最富裕的集体农庄里实行，这样才可以避免到了年底就是把全年的准备金都拿出来也弥补不了所有按月預付的款項的危險，避免在庄員們面前变成撒謊者。

克雷洛夫在省委会全会閉幕以后，把馬尔登諾夫喊到自己的办公室去，怒冲冲地申斥他失掉了时机。

“在咱們談話以后，已經过了三个月了，实际上你什么也没有干！我寬恕了你，并且沒有在全会上申斥你，那只是因为按月預付現金的制度，还没有頒布命令。这是我們地方上的創举，不能因为某一个人沒有完成法律还没有要求做的事而責罵他。不过我对你抱过希望，认为你是个沒有失掉对新鮮事物敏感性的领导人。你騙了我，騙了我，馬尔登諾夫同志！你答应我一定做到的呀。不然的話，我会跟别的区委书记們

談妥的。”

馬爾登諾夫在替他自己辯護的時候說，他就心在收入不穩定的集體農莊里，實行這種預付勞動日的制度還嫌過早。省委書記打斷了他的話：

“如果預付現金的制度只跟最富裕的集體農莊有關，那對我們倒不太重要了。我認為這恰好是幫助我們提高落後集體農莊的一個措施。”

直到現在，在克雷洛夫跟他作了第二次談話，相當尖銳地責難他腦筋遲鈍和思想保守以後，馬爾登諾夫才徹底了解省委書記的意圖，和他的建議的“辯證性”。

“落後的集體農莊莊員們對於公共勞動的物質興趣已經降低了，所以就需要採用按月預付現金的制度！”克雷洛夫說，“正應該在年度收入有降低危險的地方，‘冒險’實行按月預付現金制度，以便提高莊員們的勞動積極性，並在這個基礎上來爭取高額收入。我們可以用按月預付現金制度迫使集體農莊的主席們把工作搞得比現在好十二倍！”

“為什麼十二倍呢？”馬爾登諾夫問。

“這是按照一年十二個月算的。”

“是啊，”馬爾登諾夫現在一面想，一面很後悔他當時沒能馬上“領會”這一點，“這當然可以更加加重每個主席的責任。約略計算一下，是可以增加十二倍的。這樣一來，每個月都得不斷地注意着農莊的經濟情況了，否則每年在正月一號以後，只要跟會計員算一次賬就行了。每年只分配一次收入，這樣的生活可太安閑了，這會使人變成宿命論者。反正長什麼就收什麼。把失敗都推給上帝，是最容易不過的事。可是如果

已經答应人們，某个月的劳动日是按三个卢布算的話，那么这件事本身就会迫使农庄主席团团轉了！……我得到一个集体农庄去一趟，跟管理委员会的委員們一起計算一下一切的可能性。把农庄里凡是能省出来用作預付的錢，一文不漏地算出来。編制每月的收支預算。每个挤奶員每月該挤多少奶，一共該挤多少奶。畜牧場上應該养多少猪，該养到多重。电鋸停在那里不用，可是城里的建筑公司却需要木板，那就包工鋸木头，让机器昼夜开动好啦，只要他們把原木送来就行了。老头子們在村子里沒事儿閑逛，可是他們都会手艺——有的会編筐子，有的会綁笤帚，——那就叫他們坐下来干活儿吧。河里有的是魚，自己又有漁夫，——为什么不組織打漁呢？冬天和夏天都有多余的耕畜閑着，可以让它們去裝貨和运木材。哼，能省出錢来的地方有得是！任何一个集体农庄里都有潜力。如果庄員們彻底了解到，为了在某个月份里預支到一定数目的現金，就必须完成預算收入，那么大家就都会变成監督員和檢查員了。挤奶員瑪麗亞·阿迦芳諾娃挤出的牛奶沒到規定的月产量，那就开会叫她向群众交代吧！‘你破坏了我們的計劃，你是在撕我們三月份的三卢布票子！’这样不但監察委员会，連全体人民也都来監督了！这样在工作上会有显著的好处，因为到了年底，也許除了那三卢布之外，还可能再加上五个卢布的……是啊，搞得是不大好。被人家罵成保守主义者，也是應該的！彼得·伊拉利昂諾維奇，是不是日常事务把你吞沒了，所以你丧失了对于新鮮事物的敏感性呢？……”

昨天他还碰上了另一些不愉快的事。

馬尔登諾夫在脑海里反复地回忆着开过省委全会以后在

省报編輯部里的談話，以及編輯們給他看的两个区里的来信底内容。

“让傻瓜去禱告上帝吧……”馬尔登諾夫出声地說。“勢必得另写一篇文章了。”

“你在說什么呀？”奥澤金睡醒了。

“同志們！”馬尔登諾夫对大家說，“原来咱們省里已經有了一种‘馬尔登諾夫精神’。有了这么一种不正常的現象。这是人家写信給省报編輯部說的。”

“这該怎样理解呀？”

“‘馬尔登諾夫精神’就是笨头笨脑地选择集体农庄的干部。”

“什么？什么？……”

“在维尔赫聶—尼柯利斯克区和彼得果尔尼区里，对于干部問題胡鬧了一通。他們是按照咱們的榜样做的；可是沒得到什么結果。沒有能巩固集体农庄，却把机关里的人搞光了。”

“这是怎么搞的呢？”多尔古紳把臉轉向馬尔登諾夫。“真有意思！”

“的确，真有意思。那里的人都在罵我呐。我自己看到了信。那是些集体农庄庄員、乡村教师和共产党员写来的非常激憤的信……维尔赫聶—尼柯利斯克区里的人，讀了我在开过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以后写的那篇文章^①，就照咱們的办法絲毫不差地干了起来：把执委会主席、檢察长、民警局长、国家

① 關於加强农业第一線的領導力量，委派区級負責干部并提拔优秀的农村工作人員担任集体农庄主席的这件事，請參閱作者奥維奇金所写的前一篇特写《亲自动手》（作家出版社版《奥維奇金特写集》）。

銀行分行行長和審判員，都派下去當集體農莊主席。不過他們的國家銀行分行行長是個大酒鬼，因為娶了好幾個老婆而被開除了黨籍；民警局長是個打獵迷，一個冬天打死了三十五只兔子，卻讓五百公担小麥種子爛掉了；檢察長是個二十歲的小伙子，是個城里人，他對於農業的了解，就象杰米揚·瓦西里耶維奇^①對印度芭蕾舞的了解一樣；審判員裝着兩只假腿，是半個瞎子，沒有帶路的人他連街都過不了，而且還有結核病。至於波得果爾尼區里，那些在區中心得不到任何職位的人，都悄悄地去當集體農莊主席了。而且這兩個區里，根本不再從農莊本身、從當地積極分子中提拔幹部。”

“可是難道你在文章里說過，只應該從區級機關里選拔幹部嗎？”米丁問。

“不，沒有說過。也許，錯就錯在我沒有說咱們提拔了多少人當集體農莊主席。例如祖國集體農莊主席道羅霍夫，是從護林員提拔起來的，紅十月集體農莊主席沙莫依洛夫，是從工作隊長提拔起來的，星火集體農莊主席格利果里耶夫，從前是個拖拉機手。我們是把兩方面配合起來的呀。”

“那怎麼能夠把這種極普通的愚蠢叫做‘馬爾登諾夫精神’呢？”多爾古紳聳了聳肩膀說，“如果有人在哪個地方干了蠢事，那又跟您有什麼關係呢？”

“我也覺得，這跟我毫無關係。我的文章是給那些有頭腦的人寫的。我後悔沒有想到那些只會照章辦事、對於生活中每件事都需要給他們拿出確切辦法來的人。我把他們忘掉了。

① 奧爾金的名字和父名。

我认为：既要繼續提拔地方干部，又得繼續派专家到集体农庄里去，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問題在于原則，”米丁发表意見說，“而不是象他們那样絲毫不差地照搬。”

“檢察长跟檢察长也不一样，”奥漂金說。“我們派檢察长到集体农庄去当主席，不是根据他的职位，而是根据他对农民的感情。在他們维尔赫森—尼柯利斯克区里，也許采买部門的特派員或者鐵路分局政治部的主任，就有当农庄主席的天才。那是个設有鐵路樞紐站的大区，在那里找一找，可以找到比所需要的更多的干部，不一定要把只有二三天可活的、生病的审判员派去当农庄主席。”

“嗯，这些事儿都得解釋一下，”馬尔登諾夫說。“我得在报上再写一篇文章。”

“怎么写法？用什么形式呢？”米丁問。“你又不是省委书记，怎么能糾正別的区的錯誤。”

“第一篇文章是阿列克謝·彼得罗維奇^①建議我写的。你們別以为我想出名，想当个什么‘馬尔登諾夫运动’的創始人。他給我打了两次電話，叫我把我們怎样开党积极分子大会的情形，介紹給全省的人。哼，現在可又得写了。因为我的姓名变成了普通名詞，人家說：‘是根据馬尔登諾夫的方式干的蠢事。’然而这怎么能算是我的方式呢？……可惜的是当我到克雷洛夫同志那儿去的时候，还没有看見这些信，不然的話我一定要跟他談談。回到家，我要給他打个電話。”

① 克雷洛夫的名字和父名。

在車灯的暗淡光綫里，汽車前面傾盆斜雨的那一边閃現出一幢幢白色的农舍。

“整整走了一半路了。这是諾迦耶甫卡村，”司机說。“瞧，这是‘六姐妹’。”他对一棵巨大的菩提树点了点头，它那雄偉粗大、枝叶茂密的树冠，伸展在諾迦耶甫卡村村边大路的建筑物上空。看上去，这似乎是許多枝条稠密地交錯在一起的一棵树。“夏天，在它的树蔭下面，可以掩蔽一营輜重兵，——其实它是六棵纏在一起的菩提树，它們互相亲密地擁抱着。因此，凡是路过村子的旅客，都要对这自然界的奇迹欣賞一番，把它叫做‘六姐妹’。”

“或者咱們就在这儿住一夜吧？……”

“你以为明天早晨路就会好走些嗎？”奥漂金接嘴說。“看样子雨是要下一夜的了。算啦，最好还是走吧。”

馬尔登諾夫开了車里的灯，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小張写滿了字的紙，攤开了来。

“我在編輯部拿来了一封匿名信。信上的具名是：‘一批共产党员’。大概是准备派到农庄里去工作的人当中的某一个人写的。信里写着：‘如果一个同志由于某种原因，或者因为身体弱，或者因为对于农业工作并不十分适合，而不能到农庄去搞固定工作，那么立刻就要把他算做“科罗布金”^①一流人物，并且要收回党証。如果把所有的人都开除的話，那会連党都沒有了……而且这会变成我們强迫庄員們接受外人做主

① 科罗布金原来是特罗伊茨克区的农村建設部部长，因为拒絕到农村去工作，請求退党，經过常委批准开除党籍。事見奥氏另一篇特写《亲自动手》。

席，破坏集体农庄的民主。我认为（“我”——这也算是一批人写的信嗎！）我們的领导太急于仿效特罗伊茨克区了。对于馬尔登諾夫和那个刊登了他的文章的編輯，是不能姑息的。”

“对于农庄工作感到不适合。哼，想得真不錯！”奥漂金冷笑着說。“可是他是为了什么入党的呢？在他申請入党时，大概申請书上总写着：‘我将执行任何任务，准备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写信的人是个官迷，別理他，伊拉利昂內奇❶！”

“彼得·伊拉利昂內奇，当我讀了報紙上您写的那篇文章之后，曾經想到过它是有些模棱两可的地方，可以使人找碴儿，”多尔古紳面帶怒容地說。“我記得您在那里面写过这么一句话：‘补充区級机构里的人員缺額，要比选拔优秀的农庄主席容易得多。’但是要曉得，从区級机构里調走的不是技术秘书，也不是庶务科长，而是些負責干部。这么說，您是把他們看得低于农庄主席了嗎？往农庄里調去了强有力的人，难道区执委会主席的位置上倒可以派一个能力比較弱的人來嗎？这是輕視区組織的领导作用！有虛无主义的味道！或者您认为有好主席的农庄，就是沒有区的领导也能存在和发展嗎？……”

多尔古紳面頰上一个扭歪了嘴的深疤，使得他那張黝黑的臉上現出了一副略显粗暴的含怒表情，似乎他不是心平气和地說話，而是永远都在咆哮。他那双黑黝黝的、茨岡人一样的眼睛，显得聪明慈祥而又略微帶一点儿忧愁，談話时老是注意地凝視着对方；这双眼睛跟停留在嘴唇上的輕蔑凶狠的怪

❶ 即彼得·伊拉利昂諾維奇。

相，形成了奇怪的对比。

“哦，是这样……您认为文章里还有哪些是虚无主义呢？”

馬尔登诺夫皺着眉头对多尔古紳斜視了一眼。

“請您关掉灯吧，彼得·伊拉利昂內奇，”司机請求說。“車里开着灯，我根本看不見路。”

馬尔登诺夫啪的一声关了电灯。

“我並沒有說我认为这就是虚无主义，”多尔古紳平靜地繼續說下去。“还有什么？……嗯，就象文章里只談农庄主席，这也是个問題。不談农庄黨組織的巩固，不談工作队队长、养畜場主任和各种专家，只談农庄主席。这就是說，主席是集体农庄里的唯一重要人物了？个人崇拜！”

“哎哟！”

“对的，对的。您并且把一个正常提拔干部的习惯順序顛倒了过来。您是这样写的：‘我們把区里的干部派到了农庄里去工作，同时等候省里派同志来接替他們留下的位置，至于省呢，就让省再問中央要工作人員好了。’这就是說，您建議从上往下調配干部。但是干部向来都是从下往上成长的。如果不是从下往上提升的話，那又怎么能叫做成长呢？我沒有在乡村里工作过，但是大概总是把最好的有組織能力的人从乡提拔到区，从区提拔到省的。是这样吧？军队里呢？干部的补充也是从排、連长提升为营、团、师长的，絕对不会倒过头来的。就拿我在工业部門工作的經驗來說吧，我知道：如果把部里犯了錯誤的工作人員派到偏僻地方的小工厂里去当厂长的話，他会把这种調动看成流放，工作的时候馬馬虎虎，瞧不起这个小地方，总在幻想怎样才能逃回首都去。可是如果从当地干部

中选拔一个好工长来当这个小厂的厂长的話，对他說来是成长，是向前进步，是一种新的事业范围，他会积极地使出全力来工作。您瞧，彼得·伊拉利昂諾維奇，您那篇文章里有多少值得爭辯和不妥当的地方呀。”

馬尔登諾夫心怀警惕，很有兴趣地听完了納杰日金斯克拖拉机站站长的話。毫无疑问他是个聪明而有教养并且博学多識的人，但是在許多方面馬尔登諾夫还不了解他。多尔古紳是从黑色冶金部的重要职务上調到他們这儿来当拖拉机站站长的，区里很多人都相信这件事儿必有緣故。馬尔登諾夫自己也竭力压制着內心的猜疑，觉得多尔古紳調到这儿来工作绝对不那么簡單，他在莫斯科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或什么事情上犯了錯誤。习惯的力量实在太大了。馬尔登諾夫就沒有看到过，有几个人自愿放弃高额薪金和大城市里的舒适生活，到农村来工作的。

“赫利斯托弗尔·达尼雷奇^①，您真认为我的文章写得很凌乱嗎？我在文章里只是叙述了我們做过的事情。这么說，您认为咱們干了蠢事嗎？但是如果我没有記錯的話，您那时候在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对我們的意見也完全同意的啊。”

“現在我也完全同意，”多尔古紳回答时两眼露出笑意，但是嘴唇上仍旧挂着那副永远改变不了的、使人反感的怪相。“我完全同意。在您对于干部的調动上，我看不出任何虛无主义来。我是說：这会使某些人觉得是虛无主义或是愚蠢的行为。那些教条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就会觉得如此。我还可以

① 多尔古紳的名字和父名。

說明我为什么同意了您的意見。”

多尔古紳停了一会儿，又把显然不是今天才在他脑海里产生的思想繼續發揮下去：

“是啊，咱們現在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巩固集体农庄主席的干部問題上了。的确，主席是农庄里的首要人物，正象各种企业的領導一样，所以这跟‘个人崇拜’根本没有关系。但是生活本身却在我們面前提出了其他任务。这些任务一个牽連着一个。您倒設想一下，咱們所有的农庄主席都是优秀的管理人才，有很好的学識，有組織能力，比我們現在讓他們退休的那些主席高两个头。有这么高。”多尔古紳用手比了比，手指头碰到了汽車的頂篷。“这么說，区委会應該还要更高罗？还要高一个头或两个头吧？当然是这样的。已經不需要再教这些主席学习建設集体农庄的基本知識，而是需要教他們这門科学的頂峰。彼得·伊拉利昂內奇，您能同意这一点吧，区組織目前的某些工作作风，也許已經不能滿足这样的集体农庄主席了。”多尔古紳又伸手碰到了汽車的頂篷。“不應該派全权代表到他們那里去，紧跟在他們背后，指点他們什么时候开始耕田和播种。这样的农庄主席，也許真会把学識淺薄的报告員揪住脖頸赶出农庄的。他們也許还会教教某些农艺师怎样創造性地对待工作。跟这样的农庄主席在一起工作是比較容易的，但是在某些方面却又比較困难。这就是究竟應該怎样領導他們。啊？你們认为怎么样，同志們？”

馬尔登諾夫跟米丁交換了一下眼色，点了点头。

“我們現在已經體驗到这一点了。”

“是啊，是啊！要領導这些見多識廣的农庄主席，就得自己

比他們懂得更多，看得更遠！這就是說，區這個環節也得加強。總之，彼得·伊拉利昂內奇，您在文章里沒有說到的，生活本身會替您補足的。雖然您忘掉了區工作人員，但是他們也不會受委屈的。他們會開始督促象你這樣的老兄‘提高水平’的……至於反對倒回頭來調動干部的意見，也不難反駁。莫斯科市委在派我到拖拉機站來的時候，給我念了列寧《論糧食稅》這篇文章的一段。你們還記得，里面談到某些工作人員從中央工作崗位調到地方工作崗位上去的那一段嗎？列寧在那一段里，回憶了抗波戰爭，他說，那時候並沒有害怕官僚主義的等級制度，沒有害怕把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們調到比較低的職位上去。列寧說，現在為什麼不能把全俄執行委員會的某些委員們、中央委員會的某些委員們調到縣和鄉的工作崗位上去呢？我們還沒有‘官僚化’到對這種作法感到發窘吧。有許多中央的工作人員會心甘情願接受這種調動的。經濟建設的事業，會因此而得到很大好處。原文我記不住了，但意思是這樣的。可見，正常的從下往上選拔干部的作法，在某些情形下，盡可以和這種違反‘官僚主義等級制’的作法順利地協調起來。何況，”多爾古紳補充說，“您不是把犯了錯誤的區干部派到農莊里去，而是派了一些優秀的共產黨員去。您調去的那些人，他們自己也明白他們真正的工作崗位在哪儿。”

“總的說來，蘇維埃政權建立以來，咱們從下往上提拔的干部也實在太多了。”奧漂金說。“現在機關里騰空了的某些圈椅上，其實根本可以別再派人了。再不然就稍微等一等，仔細看看：如果根本撤銷這個職位，會不會有很大的害處？產量檢定局作為一層機構被撤銷了，區的農村經濟部也撤銷了，結果

并没有什么，生活过得也不比从前坏。”

“咱们的机构龐大得太过分了，”多尔古紳同意說。“現在拟定的关于裁减机构和把那些机构的人員調到生产部門去的办法，我认为这只是一件重大的国家事业的开端，一件很艰巨的事业的开端。对于它的阻力是很大的。到现在为止，无论我們裁减多少，但是还没看見显著的效果。一个机关里縮减了編制，另一个机关里却臃肿起来，从人員編制表的这一行里抹掉了一个工作人員，可是又把他写到了另一行里去——还是一切照旧。”

过了諾迦耶甫卡村以后路要好走些了——这是一条年久失修、排水沟差不多快要填平了的土路。碎冰块跟融雪和砂石掺杂在一起。汽車不打滑了。司机华西里·伊凡諾維奇問馬尔登諾夫要了一枝香烟，点着了，倚在座位的靠背上休息。

“裁减編制得象当时捷尔仁斯基同志抓流浪儿童那样办，”他說。“我那时在咱们的县国民教育处工作，我知道这回事儿，我把他們送到了儿童教养院里去。”

“怎么把他們抓住的呢？”奥漂金很感兴趣地問。

“所有的城市都在一个夜里同时动手。他們从別尔果罗德跑到哈尔科夫去，但是那里也在抓流浪儿童。他們又跑到庫尔斯克去，那里也在抓，結果沒有地方可去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么說，你是建議我們，全苏联的所有机关，要在同一天里裁减百分之几罗？”

“对啦。免得跳来跳去……”

“我觉得，我們每次談論裁减机构，都沒有談到主要的問

題，”米丁參加了談話。“要知道，不但是在某一個制油廠里待着一些多餘的司書，就是在黨的和蘇維埃的機關里，也有許多不必要的職位。真的，我們區蘇維埃里的工作人員就夠多的，有時候非得想出點什麼來讓他們干干不可，免得他們白白地拿工資。可是省里呢？我在灌溉工程局工作時，看見了不少奇怪的現象。有多少重迭的機構和無謂的忙碌啊！在省委會和省蘇維埃里，都是同樣的一些科處，人們在研究着同樣的一些問題，準備着同樣的決定，只不過這裡是省委會的簽字和圖章，那裡是省蘇維埃的簽字和圖章。象省計劃委員會就是這樣的一個機關。在省蘇維埃的各個科處里，都有計劃員，在省農業管理局里也有自己的計劃組，可是此外卻還設有省計劃委員會。叫它干什么呢？從別的局處的計劃員那里把匯報搜集來，用自己的打字機重打一遍嗎？三十來個人無聊得苦悶不堪，日子閑得沒法兒打發。於是他們就計劃開了：集體農莊應該根據牲畜死亡率一定的百分比，按季上繳多少牛皮。”

“我可以再說幾句話嗎？”華西里·伊凡諾維奇回頭對馬爾登諾夫看了一眼，這是個頭髮花白早就過了五十歲、有着三十年工齡的司機。“我還想談談編制問題……我從一九三一年起，就在我們的區委會工作了。那時候我們有一輛跟區執委會合用的‘司蒂蓓克’牌小汽車。我不知道它是打哪兒來的，想來還是革命時期從某個地主那兒沒收來的。我就用它送區委會書記和區執委會主席。工資也是共同付給我的——區委會付一半，區執委會付一半。想想那個時候吧，區領導搞起工作來，究竟是容易還是困難？區本來很大，後來劃小了，把一個區分成了兩個區。那時集體化剛開始，一切還沒有頭緒，